

# 负暄絮语

F U X U A N X U Y U

张中行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负暄絮语

F U X U A N X U Y U

张中行 著  
冯亦同 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负暄絮语/张中行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5  
ISBN 7-5399-2077-7

I. 负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6640 号

书 名 负暄絮语

著 者 张中行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徐 非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8 万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77-7/I·1963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# 我眼中的张中行(代序)

季羨林

接到韩小蕙小姐的约稿信,命我说说张中行先生与沙滩北大红楼。这个题目出得正是时候。好久以来,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。只是因循未果。小蕙好像未卜先知,下了这一阵及时雨,滋润了我的心,我心花怒放,灵感在我心中躁动。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,欣然接受呢?

中行先生是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。淡泊宁静,不慕荣利,淳朴无华,待人以诚。以八十七岁的高龄,每周还到工作单位去上几天班。难怪英文《中国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长文,颂赞中行先生。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介,他已扬名寰宇了。我认为,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,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,为我们扬了眉,吐了气。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。

但是,现在回想起来,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怪事:我与中行先生同居北京大学朗润园二三十年,直到他离开这里迁入新居以前的几年,我们才认识,这个“认识”指的是见面认识,他的文章我早就认识了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。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,很谈得来。每次我留他吃饭,他总说,到一位朋友家去吃,他就住在附近。现在推测起来,这“一位朋友”恐怕就是中行先生,他们俩是同事。愧我钝根,未能早慧。不然的话,我早个十年八年认识了中行先生,不是能更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潜移默化的享受,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智慧,撬开我的愚钝吗?

佛家讲因缘，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。我没有什么话好说。

但是，也是由于因缘和合，不知道是怎样一来，我认识了中行先生。早晨起来，在门前湖边散步时，有时会碰上他。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，算是打招呼，这是“土法”。还有“土法”是“见了兄弟媳妇叫嫂子，无话说三声”，说一声：“吃饭了吗？”这就等于舶来品“早安”。我常想中国礼义之邦，竟然缺少几句见面问安的话，像西洋的“早安”、“午安”、“晚安”等等。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，见面问候，先问“吃了没有”？我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，只是抱拳一揖，然后各行其路。

有时候，我们站下来谈一谈。我们不说：“今天天气，哈，哈，哈！”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，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。有一次，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，送了他一本《陈寅恪诗集》。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。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，我的“书法”是无法见人的。只在迫不得已时，才泡开毛笔，一阵涂鸦。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，不禁脸红。他有时也敲门，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。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。有一次，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，我们早晨散步，走到一起了，就站在小土山下，荷塘边上，谈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此时，垂柳浓绿，微风乍起，鸟语花香，四周寂静。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。但是此情此景，时时如在眼前，亦人生一乐也。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，他乔迁新居。对他来说，也许是件喜事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却是无限惆怅。朗润园辉煌如故，青松翠柳，“依然烟笼一里堤”。北大文星依然荟萃。我却觉得人去园空。每天早晨，独缺一个毫耄而却健壮的老人，荷塘为之减色，碧草为之憔悴。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

中行先生是“老北大”。同他比起来，我虽在燕园已经呆了将近半个世纪，却仍然只能算是“新北大”。他在沙滩吃过饭，在红楼念过书。我也在沙滩吃过饭，却是在红楼教过书。一“念”一“教”，

一字之差，时间却相差了二十年，于是“新”“老”判然分明了。即使是“新北大”吧，我在红楼和沙滩毕竟吃住过六年之久，到了今天，又哪能不回忆呢？

中行先生在文章中，曾讲过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。因为我自己是考过北大的，所以备感亲切。一九三〇年，当时山东惟一的一个高中——省立济南高中毕业生八十余人，来北平赶考。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。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，最后，几乎都名落孙山。到了穷途末日，朝阳大学，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，又招考了一次，一网打尽，都录取了。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，颇有点傲气，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，居然都考取了。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，觉得清华圆梦的可能性大，所以就进了清华。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，北大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：“何谓科学方法？试分析详论之。”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？英文更加奇特，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，还另加一段汉译英，据说年年如此。那一年的汉文是：“别来春半，触目愁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。”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。最后，出所有考生的意料，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，又奉赠了一盘小菜，搞了一次突然袭击：加试英文听写。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，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。这当头一棒，把我们都打蒙了。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，应付过去了。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，恐怕没有几人懂的。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，只有三人榜上有名。我侥幸是其中之一。

至于沙滩的吃和住，当我在一九四六年深秋回到北平来的时候，斗换星移，时异事迁，相隔二十年，早已无复中行先生文中讲的情况了。他讲到的那几个饭铺早已不在。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，极为窄狭，只有四五张桌子。然而老板手艺极高，待客又特别和气。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，我也成了座上常客。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，一个叫“菜根香”，只有一味主

菜：清炖鸡。然而却是宾客盈门，川流不息，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。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、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。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，门面更小，然而名声更大，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。顺便说一句：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，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。这两个饭铺，对我来说是“山川信美非吾土”，价钱较贵。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，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，也还不够。我吃不起，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。

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，同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挤在一起，一碗豆腐脑，两个火烧，既廉且美，舒畅难言。当时有所谓“教授架子”这个名词，存在决定意识，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，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，工资又极为优厚，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“架子”。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，已经今非昔比，工资一天毛似一天，虽欲摆“架子”，焉可得哉？而我又是天生的“土包子”，虽留洋十余年，而“土”性难改。于是以大学教授之“尊”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，旁人谓之斯文扫地，我则称之源于天性。是是非非，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。

中行先生至今虽已到了望九之年，他上班的地方仍距红楼沙滩不远，可谓与之终生有缘了。因此，在他的生花妙笔下，其实并不怎样美妙的红楼沙滩，却仿佛活了起来，有了形貌，有了感情，能说话，会微笑。中行先生怀着浓烈的“思古之幽情”，信笔写来，娓娓动听。他笔下那一些当年学术界的风云人物，虽墓木久拱，却又起死回生，出入红楼，形象历历如在眼前。我也住沙滩红楼颇久。一旦读到中行先生妙文，也引起了我的“思古之幽情”。我的拙文，不敢望中行先生项背，但倘能借他的光，有人读上一读，则予愿足矣。

中行先生的文章，我不敢说全部读过，但是读的确也不少。这几篇谈红楼沙滩的文章，信笔写来，舒卷自如，宛如行云流水，毫无斧凿痕迹，而情趣盎然，间有幽默，令人会心一笑。读这样的文章，

简直是一种享受。他文中谈到的老北大的几种传统,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。特别是其中的容忍,更合吾意。蔡子民先生的“兼容并包”,到了今天,有人颇有微辞。夷考其实,中外历史都证明了,哪一个国家能兼容并包,哪一个时代能兼容并包,那里和那时文化学术就昌盛,经济就发展。反之,如闭关锁国,独断专行,则文化就僵化,经济就衰颓。历史事实和教训是无法抗御的。文中讲到外面的人可以随时随地来校旁听,这是传播文化的最好的办法。可惜到了今天,北大之门固若金汤。门外的人如想来旁听,必须得到许多批准,可能还要交点束脩。对某些人来说,北大宛若蓬莱三山,可望而不可及了。对北大,对我们社会,这样做究竟是一件好事,还是一件坏事,请读者诸君自己来下结论吧!我不敢越俎代庖了。

中行先生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。他行文节奏短促,思想跳跃迅速;气韵生动,天趣盎然;文从字顺,但决不板滞,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。中行先生学富五车,腹笥丰盈。他负暄闲坐,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,谈禅论佛,评儒论道,信手拈来,皆成文章。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。我常常想,在现代作家中,人们读他们的文章,只需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,极为罕见。在我眼中,也不过几个人。鲁迅是一个,沈从文是一个,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。

在许多评论家眼中,中行先生的作品被列入“学者散文”中。这个名称妥当与否,姑置不论。光说“学者”,就有多种多样。用最简单的分法,可以分为“真”“伪”二类。现在商品有假冒伪劣,学界我看也差不多。确有真学者。这种人往往是默默耕耘,晦迹韬光,与世无忤,不事张扬。但他们并不效法中国古代的禅宗,主张“不立文字”,他们也写文章。顺便说上一句,主张“不立文字”的禅宗,后来也大立而特立。可见不管你说怎样说,文字还是非立不行的。中行先生也写文章,他属于真学者这一个范畴。与之对立的当然就是伪学者。这种人会抢镜头,爱讲排场,不管耕耘,专事张扬。

他们当然会写文章的。可惜他们的文章晦涩难懂，不知所云。有的则塞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词语，同样是不不知所云。我看，实际上都是以艰深文浅陋，以“摩登”文浅陋。称这样的学者为“伪学者”，恐怕是不算过分的吧。他们的文章我不敢读，不愿读，读也读不懂。

读者可千万不要推断，我一概反对“学者散文”。对于散文，我有自己的偏见：散文应以抒情叙事为正宗。我既然自称“偏见”，可见我不想强加于人。学者散文，古已有之。即以传世数百年的《古文观止》而论，其中选有不少可以归入“学者散文”这一类的文章。最古的不必说了，专以唐宋而论，唐代韩愈的《原道》、《师说》、《进学解》等篇都是“学者散文”，柳宗元的《桐叶封弟辨》也可以归入此类。宋代苏轼的《范增论》、《留侯论》、《贾谊论》、《晁错论》等等，都是上乘的“学者散文”。我认为，上面所举的这些篇“学者散文”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文采斐然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艺术性强。我又有一个偏见：凡没有艺术性的文章，不能算是文学作品。

拿这个标准来衡量中行先生的文章，称之为“学者散文”，它是决不含糊的，它是完全够格的。它融会思想性与艺术性，融会到天衣无缝的水平，在当今“学者散文”中堪称独树一帜，可为我们的文坛和学坛增光添彩。

一九九五年八月

# 目 录

- 1 我眼中的张中行(代序) 季羨林

## 辑 一 红楼旧事

- 3 北京的痴梦  
6 红楼点滴一  
9 红楼点滴二  
12 红楼点滴三  
16 沙滩的住  
20 沙滩的吃  
23 北大图书馆  
27 我的琉璃厂今昔  
32 香冢  
34 鬼市  
37 圆明园劫灰  
40 东安市场  
44 大酒缸  
47 阅微草堂  
51 一溜河沿  
55 老字号

## 辑 二 故人梦影

- 63 章太炎  
65 熊十力

69 苦雨斋一二

74 两位美学家

79 胡博士

83 梁漱溟

88 刘半农

92 朱自清

95 叶圣陶

101 汪大娘

105 王门汲碎

109 银闸人物

112 东谢西谢

116 家乡三李

### 辑三 不合时宜

121 怀疑与信仰

127 月是异邦明

135 彗星

140 直言

145 旧迹发微

149 礼失而求诸野

151 万物之灵

153 朴实颂

156 伪劣解

159 周婆制礼

161 关于美人

165 临渊而不羡鱼

170 今之视昔

174 不合时宜

**辑 四 案头清供**

- 183 常翻看的《骨董琐记》  
186 汉学与轻信  
189 红学献疑  
196 《周作人文选》序  
202 《一知半解》序  
206 读书的范围  
208 “禅”的禅外说  
217 留退笔  
221 “如面谈”信笺  
225 案头清供  
228 砚田肥瘠

**辑 五 碎影流年**

- 235 乡里  
241 蒙学内外  
248 进京  
253 婚事  
269 生计  
275 三五之厄  
281 汉语课本  
293 整风之风  
302 迎母送母  
306 劳动种种  
312 少小离家老大回  
317 先我而去  
326 自我提前论定  
331 编后记



辑一

红楼旧事



## 北京的痴梦

我自一九三一年暑后到北京住，减去离开的三四年，时间也转完了干支纪年的一周。有什么可以称为爱或恶的感触吗？再思三思，就觉得可留恋的事物不少。此情是昔年早已有之。二十年代后半期，我在通县念师范，曾来北京，走的是林黛玉进京那条路，入朝阳门一直往西。更前行，穿过东四牌楼和猪市大街，进翠花胡同。出西口，往西北看，北京大学红楼的宏伟使我一惊。另一次的一惊是由银锭桥南往西走，远望，水无边，想不到城市里竟有这样近于山水画的地方。念师范，常规是毕业后到外县甚至乡镇去当孩子王，所以其时看北京就如在天上，出入北大红楼，定居后海沿岸，是梦中也不敢想的。

几年前我曾撰文谈机遇，说它与人的一生关系密切，我们却不能奈何它，因为已然者不可改，未然者不可知。就凭这不可知，离开通县之后，我竟有了先则出入红楼、后则结庐后海的机会。在北京住时间长了，风风雨雨，啼啼笑笑，也是一部二十四史，无从说起；单说对于北京，就有了较深的了解。了解常常与情纠缠到一起，这情是“爱”，表现为说说道道，是觉得许多方面都好。许多方面，说不胜说，只好化零为整，说印象最深的，计有四条。

第一是文化空气浓。表现在许多方面，也只能说说显著的。一是学校多，大中小，上包括世界知名的北大、清华、燕京等，下也不当弃外号为“野鸡”的，可以说大街小巷都是。学校多，知书识礼的人也就多，如果当代还有孟母，她择邻就可以省很多力。二是读

书人多，这多人中，自然还要包括不少有高名的，如王国维、鲁迅、陈寅恪等等。三是书多，图书馆，个人收藏，书店书摊，几乎到处都是书。我们常说书香，各种书，古，今，中，外，善本，木刻，铅印……清除“黄色”的之后，用鼻嗅，气味不一样，但有个共同的作用，是与之接近，日久天长，就可以野气渐减而文气渐增，所谓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。四是与文有关的事物多，这是说书之外，还有书画碑帖、笔墨纸砚等等，也是随处可见。就算作附庸风雅吧，比如你有了蜗居，想略装点一下，就可以到琉璃厂，写字找罗复堪，刻印找张樾丞，等等，几天就交工。五是雅人雅事多，比如你逛公园，路过茶座，会听到男女杂坐唱昆曲；往某街巷，不识路，问路旁老北京，他会领你去，高高兴兴的（今日就多半会索指路钱）。

第二是历史旧迹多。旧迹有什么好？我的体会，是给“逝者如斯”之叹略作一些补偿，即使如苏东坡所说“而未尝往也”，也总可以抚摸柱础而想见昔时的宫殿之美。而说起北京，所存旧迹又不只是柱础。限于人而有文名的，其故居，只是宣南，就可以找到几十处吧？人而有艳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，如铁狮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，从门前过，我们就禁不住想到陈圆圆。这样的幽情也许不该有吗？人生就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是俗人，俗是本分事，不矫情，也可以说是无伤也。

第三是富有人情味。这是与其他城市，尤其新兴城市比，与北京人，尤其老北京（还可以分为深浅二级，深是旗下人，浅是非旗下的多年住户）相处、交往，总感到亲切、温暖。这由于他们（包括妇女）惯于待人如己，助人为乐。

第四是吃穿日用。北京老字号多，花点钱，所得轻说是靠得住，重说是必很好。这方面，由程朱陆王看是小节，但是，如果由唯心而移近唯物，所费不多而能得到自己想望的，就成为大事了。以切身感受为例，单说老而没有字号的，我住在后海北岸，西行，小市喝大麦粥，东行，大葫芦买甜酱萝卜，晚间家中坐，买推车串街的羊

头肉，都价不高而味绝美，其他都市就未必能这样。

觉得好处多，必化为情，是爱。情动于中，依《诗大序》之教，要形于言，于是远在二十年前，我就以《春明碎影》为题，凑了十二首五言绝句。写人，写事，写时，写地，当然都是可怀念的。怀念，一个分量重的原因是已经不再有。又过二十年的现在就更甚。比如以上说的四种优点，即使还没有化为零，也所余无几了吧？这样说，我的情是由爱变为惋惜。可说的不少，只说一种，桑榆之年最想望而不能得的，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息影之地。可取的地方不只一处，老北京是其中之一，比如偏僻地方的小胡同内，一个由墙外可以望见枣树的小院就很好。说起来，这愿望也是藏于心久矣，有诗为证：

露蝉声渐细，容易又秋风。

曲巷深深院，墙头枣实红。

（《春明碎影·深巷之秋》）

这样的小院，近些年都是住在楼里想象的。能实现吗？显然，除非是在梦里。

梦，非人力所能左右，于是我转而投身于白日梦。又于是我就真有了一个小院，离城根不远，因而可以听到城外丛林的鸟叫。院内房不是四合，为的实地多，可以容纳两三棵枣树。不能种丁香或海棠吗？老北京，小门小户，要是枣树，秋深树上变红，才对。当然，不能少个女主人，《浮生六记》陈芸那样的，秀丽，多情，而且更多有慧。这之后，我的拙句“丁香小院共黄昏”改为“枣棵小院共黄昏”，幻想就可以成为现实。说到此，有人不免要窃笑，说书呆子的“呆”竟发展为“疯”，可怜可叹。但我亦有说焉，是有言在先，乃白日梦，自己也知道必不能实现；不能实现而仍想说，也只是因为，对于昔年的北京生活，实在舍不得而已。